

潘亚暎 黄爱月 编

三月·铃语

香港女性散文选

你一定来自那温郁的南方，
告诉我那儿的月色，那儿的月光，
告诉我春风是怎样吹开百花，
燕子怎样痴恋着绿杨，
我将合眼睡在你如梦的歌声里，
那温暖我似乎记得，又似乎遗忘。



秋千丛



三月·铃语

——香港女性散文选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三月·铃语

——香港女性散文选

潘亚瞰 黄爱月 编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1 插页 220,000 字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000 册

ISBN 7-5360-1871-1

I·1626 定价:11.80 元

目 录

小思

驰过的一瞬 缠绵的永恒	1
借箭	3

王璞

我本该是一棵树	6
儿子	8

石贝

出淤泥，要染	12
--------------	----

卢青云

山行	14
----------	----

白韵琴

男女有别	16
------------	----

兰心

黄手绢	19
飘飘长发	22

西茜凰

情隔万重山	25
爱情第三境	27
何患无夫	30

西西

看画	34
----------	----

亦舒

过时	39
自由	40
刘素仪	
我亲了他的额头	42
冯湘湘	
“心魔”的故事	46
华莎	
狮岛抒情	50
严沁	
恋爱的感觉	55
机会	57
李素	
窗外之窗	58
李碧华	
酿蜜难	62
李默	
刻骨铭心	64
菩提纱	65
辛其氏	
件工计酬	68
陈娟	
作家妻子的自白	78
陈慧聪	
故人风雨	82
陈方	
今日女人	85

结了婚的女人	86
宋治瑞	
和小朋友度过的快乐时光	89
吴煦斌	
阁楼	93
杨明显	
三月·铃语	95
四月的黄昏	99
五月的雨巷	103
金东方	
命运交响曲	109
金虹	
静夜思	112
金力明	
异国择偶心影录	115
伍美心	
人性中之耻辱	120
连云	
海和少女	122
何丝琳	
一代教育宗师	126
林湄	
路通向彩虹出现的天边	131
诗名书艺撼新马	136
林燕妮	
为我而生	139

昨夜梦魂中.....	141
林冰	
三打男子汉之一 李翰祥.....	143
三打男子汉之二 邵逸夫.....	145
三打男子汉之三 成龙.....	148
周蜜蜜	
黄昏.....	151
剑河泛舟.....	153
钟玲	
国际电影节侧记.....	155
放映室的风波.....	159
大理石的阴影.....	162
我看金铨拍戏.....	167
钟玲玲	
晒太阳.....	172
艰苦旅程.....	174
丽檀	
他真笨.....	178
施叔青	
印度过除夕.....	184
骑骆驼.....	185
哈尔滨看冰灯.....	186
赵美薇	
禅师春秋知多少.....	193
胡燕青	
给陶潜的一封信.....	195

双层床	202
夏易	
如果不提防	207
爱情种种	209
村屋的独白	211
夏婕	
轮回	216
逝影	219
翁京华	
闲情偶赋	221
梁荔玲	
我喜欢上帝	225
梁枫	
生命点滴	229
梁凤仪	
接受挑战	231
屡败屡战	232
望子成龙	234
漫天风雪	235
梦如	
在水一方	237
复活，绿色的语言	239
日记三则	241
黄珮玉	
《金蔷薇》的故事	246
梅兰	

风雨黄昏后	250
黄嫣梨	
死病	253
舒非	
倩影	258
汪曾祺侧写	259
脚	269
蒋芸	
今宵别梦寒	275
黄昏胜景	281
永远的莲	282
谢雨凝	
绿与白的随想	284
路羽	
山庄掠影	287
潘金英 潘明珠	
雪中情	292
戴玉明	
人间漫步	303
编后记	
自由抒发 言人未言	
——我的散文观	潘亚瞰 305

小 思

本名卢玮銮，哲学硕士。1939年生于香港。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学院中文系。曾在多家中学执教。现为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讲师。著有《丰子恺漫画选译》、《路上谈》、《承教小记》、《日影行》、《不迁》、《叶叶的心愿》、《香港文纵——内地作家南来及其文化活动》等多种文集。

驰过的一瞬 缠绵的永恒

我们每人都有一个怀乡的故事。……

不听匹马的嘶鸣，不闻纤夫的吼叫，您默默驰过：

江南老城，不再记取二千五百年前，吴越争雄的旧事；剑池是否还藏宝剑。自晨雾升起处，有人推车、汲水，小舟欸乃，都刻划生活痕迹。……

姑苏城外，江枫未如火，想问一问：您是归人还是过客？您微摇首。等不到夜半钟声，寒山寺已隐没在遥远烟水间。……

苏堤尽处，有柳，只临流跟水藻和唱，没有牵住您的衣袂。不必问峰自何年何处飞来，因为只有钱塘江的潮来潮去

知道。喝一口虎跑泉泡的龙井茶吧！是苦涩，是甘凉，那滋味历久不散。……

黄浦外滩，南京路上，曾剥夺了多少民族尊严。如今，高楼房，不再是野心家的阴影。大世界、跑马厅已成腐朽名词。公园里的人们，挥拳磨剑吧！只有自强，才使饿狼退避。……

这古老的都城，抵挡过千年自大漠吹来的风沙、熬过多少炮火的咒语。您去看四百年的城墙、去数乾清宫的白玉阶、去量昆明湖的水、去抚祈年殿的柱、去听回声壁的回音，它们都能告诉您一首首民族史诗。……

打开深掩的宫门，让阳光照在昂首踏燕的飞马上。出去，看长安街上的人群，正在日出而作，沉默努力，不理江山代有才人出，只有他们对得起烈士英雄的亡魂。……

到了长城，并不饮马，但您以泪洗清一个迷蒙旧梦。是了，这是天下第一关，那边是蒙恬守过的戍楼。您抚摩着石的冰凉，和凹凸的斧痕，清楚看见如巨龙起伏的城垛，不再是梦——唯怕无凭，虽不留下名字，您拾一块残砖，以作日后印证。……

武周山下，当年拓跋氏刻连绵一公里石窟。“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状，世法所稀。”您讶然自己的匆匆，忘了看到第几窟，飞天已飘舞凌空而去。但洞外炊烟升起处，牧童正放牧归来。……

山东老乡哟！来一碗茶，让我细细品鉴这以山色湖光自许的名城。虽然您也爱上大明湖、趵突泉，但不必猜测，心却早已沿几千石阶，攀上泰山之巅。……

山之巅，看日出日落，无语是云山。劳力者抬千斤柱，啾

啊咿啊，踏上南天门，再上再上，为建那座驿旅，添一根栋梁。……

也许，宫阙、草木都有残落的一天。肯定，大地上的人，却永恒年青。他们的智慧、血汗、爱土的情怀、使中华血脉，代接一代。……

游子把心留落在乡土上，带一怀永恒的缠绵，再走天涯……

1978年冬

借 箭

萧红真可怜！我委实不愿意用“可怜”这两个字，但看完萧军写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后，怎也抹不掉这种印象——萧红这个女人真可怜。

本来，正如萧军自己说：“夫妻或男女之间的事情，第三者难于判清真正、实质……的是非的，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倒是经验之谈。”但除掉感情这微妙成分外，人际关系，仍该有一种相当客观的是非准则，或一种第三者也能判清的道义标准。谁爱谁、谁不爱谁、谁拒爱、谁痴心，第三者的确没法管也不应管。离天隔海，又不认识男女双方，更难断是非。可是，一个女人，死了四十年，她曾爱过的男人，把她的情

信公开了，还自说自话的加批加注，处处表示“她弱我强”、“我也并不欢喜她那样多愁善感，心高气傲，孤芳自赏，力薄体弱……的人”。女人在信里说：“我崇敬粗大的、宽宏的灵魂”，他立刻推理说：“我的灵魂比她当然要粗大宽宏一些。她虽崇敬，但我以为她并不爱具有这样灵魂的人”。在对手绝无还击、辩白机会下，做出这类事，不必说夫妻或男女关系，就是对普通交往的朋友，都可以说不够道义。更何况，这女人曾如此深爱自己，这女人已死去四十年，这女人出名——现在正当“萧红热”，这种自以为“诚实坦率”的注释，就再不单属男女之间的事了。

萧军写这些信的注释，看来除了向世人交代他与萧红之间，“全是充分认识、理解到我们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诸种矛盾存在着的。后来的永远诀别，这几乎是必然的、宿命性的悲剧必须演出。”还有最重要的是对“干预”过他们感情问题的人回一枪，故他说：“除非你别有用心，别有目的……才喜欢在别人夫妇之间表示偏袒某一方。”又说“敌人”大可利用这些注释，像“借箭”般借去，再“射”回他身上。

《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里包括1936至1937年间，萧红寄给萧军的四十二信封，及萧红保存萧军给她的四封信。每信后都附有萧军在1978年加上的注释。只要读者留心发信日期，注释人怎样对待发信人的感情，再仔细看注释提到“我”和“她”的比较，也看萧红信中的情绪变化，那么两个人的个性，就完全活现眼前。如果想了解萧红的悲剧，这书里有足够的材料。

萧红也许真像萧军口中所说的“孩子”，又也许爱得太切，竟全然不懂得自己对人的关心，会有如此结果。远在日本，写

信也不忘“庄严”地叫爱人买个软枕头，免得爱人睡硬枕坏了脑神经。注释上就出现一段话“她常常关心得我太多，这使我很不舒服，以至厌烦。”她信中吩咐他多吃水果，不要吃鸡子，注释就写：“在生活上干涉得过多，我几乎有点厌烦，以至怕她了。”信末偶然附一句：“腿肚上被蚊虫咬了个大包。”注释就写：“腿肚上被蚊虫咬了个大包，她也会说一说的，好像如此一说，这大包就可不痛不痒了，其实我对她这大包，能有什么办法呢？”信中提及朋友对他的评价是“很厉害的人物，并且很有魄力”，而她听了很替他高兴，结果得到的注释是：“我知道她并不真正欣赏我这个厉害而很有魄力的人物；而我也并不喜欢她那样多愁善感……的人。”多病的人来封短简说：“你则健康，我则多病，常兴健牛与病驴之感。”注释就写：“健牛和病驴，如果是共同拉一辆车，在行程中和结果……不是拖垮了病驴，就是要累死健牛……若不然，就是牛走牛的路，驴走驴的路。”

抄了许多，大概，箭，我是借了，也射回了。

如果说别有用心，那恐怕是想为死去的病驴说句不平罢了！

1981年2月25日

王 璞

女。生于香港，长于大陆，85年进上海华东师大攻读比较文学，88年获硕士学位。80年开始创作，小说、散文、评论及译作达120万字。现居香港，任某报社编辑。

我本该是一棵树

过了好久，我才明白了，我喜欢从这里走，是因为这里有一棵树。

好大好大的一棵树，那粗壮的树干令人心里涌起一阵冲动：要伸开双臂把它抱住，抱得紧紧的。

但我从来没有这样实行，因为这里总是有很多人。

树的所在地是一个街心公园，树下用石头砌成一个花台，那上面，一天到晚人不断。

老人坐在上面看街，年轻的妈妈坐在上面看她蹒跚学步的孩子，这些包围着树的人，却没有一个人抬头看它，就是我，再次从这里走过也只是对它扫上一眼，如果盯得太紧了，会不会被人怀疑我对这树图谋不轨呢？

有一天凌晨四点，去机场送过一位朋友后我经过这里，树

底下空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我坐了下来，坐在遮天蔽日的树荫里，我凝神细听，树叶在微微的夜风里瑟瑟抖动，不知道这是它的叹息还是我的叹息。

就在这时我产生顿悟，原来我喜欢绕远路往这儿走是为了看看这棵树。

从前我是生活在一片树海中的，我度过童年的那个地方，到处都是树，松树柳树榆树槐树白桦树，不论何时何地，只要你举目一望，迎面涌入眼中的都是树，夏天它们是绿茵茵的，兴高采烈的浓绿；冬天它们是雪白的，与白茫茫的原野白成了一片，走近一看，无数的冰凌挂在树枝上，有时我觉得那是树的首饰，有时我觉得那是树的眼泪。

有一年冬天我在树林里迷了路，独自在披霜挂雪的白色树林里转来转去，我寻找回家的路，我又冻又怕，大声哭叫，回答我的只有这白白树海一片顽强的沉默，长长的冰棱从树枝上垂挂下来，像长长的泪水，莫非树也在陪着我默默流泪？

从此我下决心要逃出这片树海，我成功了，我从林区来到城市，从小城市来到大城市，又从大城市来到更大的城市，我流入了大城市的人海中。

凌晨四点钟的时候，我总算是独自坐在这棵大树下，我总算是逃脱了那片人海，我觉得我可以轻轻松松地喘阵气，用不着对谁陪上笑脸，也用不着担心笑容的分寸感掌握得不到家，被人认为是别有用心。

然而，却有两个人走到我的面前，他们是警察，他们要检查我的身份证。

身份证没问题，另外我还拿出了工作证会员证提款卡信用卡电话理财卡甚至地铁乘车证证实我的清白，但警察还是

不放心地打量我，问道：“为什么你不回家而坐在这棵树下？”

我茫然地看着他，我说我不知道。

警察说：“那么你现在可以回家去了。”

我说好的好的，我听天由命地慢慢往家里走去，走到离家只差十来步的时候，我突然灵机一动，想出了刚才警察问我的那个问题的答案。

我本该是一棵树！我本该是林海中的一棵树，来到这人海中是一个误会。

我伫足四顾，想要向警察宣布我的答案。

但警察已不见了，迎面而来的是早起的晨运者，下夜班的人，上早班的人，迟归的酒鬼唱卡拉 OK 唱得精疲力竭的人，麻雀台上败下阵来的赌鬼……警察已消失在这络绎的人流中。

只好继续向那每个格子都装满了人的大厦走去。

儿 子

儿子已经九岁了，我们在一起一共才四年，因为我漂泊。

令我最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的是这次儿子跌伤，我去北京看他，翻到他抽屉中我给他的信的瞬间。

当时，因腿伤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的儿子朝我大叫：“别打